



完美三部曲

# 华丽窒息

MATCHED

[美] 艾莉·康迪 著  
卢宁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完美三部曲

# 华丽窒息

HUALI ZHIXI

[美] 艾莉·康迪 著  
卢宁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20-2011-226

MATCHED by ALLY CONDIE

Copyright © 2010 by Allyson Braithwaite Condi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Jieli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 LLC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丽窒息 / (美) 康迪著; 卢宁译. —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2.11  
(完美三部曲)

书名原文: Matched

ISBN 978-7-5448-2717-1

I. ①华… II. ①康… ②卢…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0641 号

责任编辑: 李建霞 美术编辑: 朱琳 责任校对: 翟琳

责任监印: 刘冬 版权联络: 吕越平 媒介主理: 詹悦

社长: 黄俭 总编辑: 白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mailto: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印刷厂

开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40千字

版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2 000册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献给永远充满信心的斯科特

## 目 录

第一章	缘定晚宴	001
第二章	姻缘对象	012
第三章	六月雪	020
第四章	恋爱指南	031
第五章	恶作剧	035
第六章	可以怀疑吗	049
第七章	爷爷的临终宴	063
第八章	哭泣的男孩	077
第九章	遗书	084
第十章	组织样本	096
第十一章	灰烬	110
第十二章	爸爸的选择	122
第十三章	初吻	127
第十四章	分类测试	140
第十五章	指南针	154

第十六章	画在土里 .....	159
第十七章	初次约会 .....	171
第十八章	大搜查 .....	181
第十九章	古董 .....	191
第二十章	囚徒困境 .....	199
第二十一章	西西弗斯 .....	213
第二十二章	警告 .....	224
第二十三章	承诺 .....	233
第二十四章	野山上 .....	240
第二十五章	是时候了 .....	248
第二十六章	抉择 .....	258
第二十七章	叛乱 .....	269
第二十八章	真相 .....	286
第二十九章	红药片 .....	293
第三十章	集体遗忘 .....	304
第三十一章	档案保管员 .....	321
第三十二章	不要温顺地走 .....	335

## 第一章 缘定晚宴

我会飞了。这茫茫夜色中，我该飞往哪个方向？我的翅膀不是白色的羽毛，而是绿色，绿色的丝绸，在风中微微颤抖，我移动身形，翅膀便随之画出弧度，开始呈环形，然后呈直线，最后变成我自己想出来的形状。没有什么让我忧愁：不论是身后的黑暗，还是面前的星光。

我微笑起来，笑自己怎么会傻到想象出这些。人是不能飞的，尽管在社会国成立之前，神话里倒是说有人能飞。我以前见过一幅这样的画：洁白的翅膀，湛蓝的天空，人们头上有金色的光环。他们惊讶地向上望着，好像不敢相信艺术家笔下的他们正在做什么，不敢相信自己的脚没有触着大地。

那些故事当然是假的。我知道。但今晚，这点很容易被

忘记。空中列车从星辉点点的夜空中穿过，如此平稳，而我的心怦怦直跳，快得让我觉得自己随时都会飞上高空。

“你笑什么？”泽安德问。我当时正在整理绿色丝绸长裙裙摆上的褶。

“一切。”我答道。这是真的。我已经等了那么久，就为这一刻——我的“缘定”宴，这场晚宴上我将第一次看到成为我的“缘”的那个男孩的面容。我将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

我等不及了。空中列车急速行进，穿过夜色，在它寂静的背景之上，我父母的声音像一场低低的雨，我的心跳像闪电一样快。

也许泽安德也听到了我的心跳，因为他问：“你紧张吗？”他哥哥坐在他的邻座，开始给我母亲讲他的缘定宴。很快，泽安德和我就会有我们自己的故事可讲了。

“不紧张。”我说。但泽安德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太了解我了。

“你骗人。”他戏谑地说，“你挺紧张的。”

“你不紧张吗？”

“我才不呢。我准备好了。”他毫不犹豫地说，我相信了他。泽安德是那种非常确定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紧张也没关系，卡西娅。”他温柔地说，“几乎百分之九十三的人参加自己的缘定宴时都会有些紧张。”

我忍不住笑了。“政府发的缘定资料你全记住了？”

“差不多。”泽安德一笑。他摊开双手，好像在说，难道你还有别的想法？



这个手势让我笑起来，而且，我也记住了全部的资料。这其实不难做到，因为读了那么多遍，也因为这个决定实在至关重要。“这么说你是少数人咯？”我说，“完全不紧张的那百分之七。”

“当然。”他表示同意。

“你怎么能看出我紧张？”

“因为你一直把那个一开一关。”泽安德指着我手里纯金的小东西，“你有个古董，我还不知道呢。”

“古董”是一些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珍贵物品，为数不多。社会国的每个公民都被允许拥有一件古董，但并非人人都有；古董很难弄到。除非你的先祖特别小心地让这些东​​西经年累月传下来。

“原来没有，几个小时之前刚有的。”我告诉他，“爷爷给我的生日礼物。这以前是他母亲的。”

“这东西叫什么？”泽安德问。

“袖珍粉盒。”我说。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袖珍是小的意思。我也很小。我还喜欢说这个词的时候的声音：粉——盒。这个词说出来的声音，就像这小东西啪的一声关上时发出的声音。

“上面的缩写和数字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说。我的手指抚过黄金表面上刻着的字母“ACM”和数字“1940”。“不过你看。”我砰的一声打开盒盖，给他看粉盒里面：一面小镜子，真正的玻璃做的，还有一小片凹进去的地方，原来的主人把搽脸的粉放在这里；爷爷告诉我的。现在，我在里面装了每个人都随身携

带的三粒紧急药片——一粒绿的，一粒蓝的，一粒红的。

“这倒挺方便。”泽安德说，他向前伸了伸胳膊，我注意到他也有一样古董——闪闪发光的铂金袖扣，“我爸爸借给我的，可里面没法放东西。完全没用处。”

“可看起来很漂亮呀！”我的目光流连到泽安德脸上，落到他明亮的蓝眼睛和金发上，金发下面是深色西装、白衬衫。他一直是英俊的男孩，小时候就是，但我从来没见过他如此盛装的样子。在挑选衣服方面，男孩子没有女孩子那样的余地。正装看起来都差不多。不过在衬衫颜色和领结或领巾方面，他们还可以挑挑；而且衣服的质地也比便装所用的材料要讲究得多。

“你真好看。”不管哪个女孩，得知他是她的“缘”，一定会激动不已。

“好看？”泽安德一挑眉毛，“就这样而已？”

“泽安德。”他妈妈用好笑又带点责备的语气说。

“你看起来美极了。”泽安德告诉我。尽管我自小就认识他，这会儿还是有点脸红了。穿着这条裙子让我感到自己的美丽：它是冰绿色的，长至脚踝，裙裾翻飞。绸缎贴着皮肤那种不寻常的丝滑触感让我觉得自己婀娜而优雅。

在我身边，爸妈看到市政厅出现在眼前都吸了一口气。市政厅用白色和绿色的灯光装饰着，特别场合才点亮的灯光意味着庆典正在进行。我还看不到大厅前面的大理石台阶，但我知道它一定被擦得闪闪发亮。这座大厅我曾远远看过，但从未进去。我一辈子都盼望着能沿着那些大理石台阶而上，穿过大厅的重重大门。

我想打开粉盒，对着镜子检查一下自己的样子。但那会显得虚荣，所以我只是偷偷瞥了一眼盒盖上映出的面容。

粉盒圆弧形的表面让我的五官有点扭曲了，但那还是我：绿色的双眸，铜褐色的头发，在粉盒上映照出来比真实的颜色更像金色。直挺小巧的鼻子。下巴上有个小窝，这一点像我爷爷。所有这些外在特征让我成其为我——卡西娅·玛丽亚·瑞亚斯，十七岁整。

我在手中把玩着粉盒，观察它的两部分多么完美地组合在一起。我的缘也已经到来，同样恰到好处。我，今晚在这里，一切已经开始。我的生日正好是十五日，而每月十五日是缘定宴召开的日子，因此我一直希望我的“缘定宴”能在生日当天——但我知道这可能性不大。按惯例，缘定宴可能被安排在你满了十七岁之后的一年之内的任何时间。所以，两个星期前从通讯端口发来通知，得知我竟然真的会在生日当天参加缘定宴，我简直清清楚楚听到了啪的一声，链环都已扣好，就像我长久以来一直梦想的那样。

虽然我甚至一天都不用等就能参加我的缘定宴，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已经等了一辈子。

“卡西娅。”妈妈叫我，对我微微笑。我眨了眨眼，抬头看去，吓了一跳。爸妈已经站了起来，准备下车。泽安德也站着，正在整理袖子。我听到他深吸了一口气，我对自己偷偷一笑。也许他到底还是有一点点紧张吧？

“我们走吧。”他对我说。他的微笑温暖和煦，我很庆幸我们俩被安排在同一个月。我们共度了那么多的童年时光，似乎也理应共同庆祝童年的结束。

我回了他一个微笑，向他致以社会国里最好的祝福：“我愿你有最幸福的结局。”我对泽安德说。

“你也一样，卡西娅。”他答道。

我们下了火车，走向市政厅，爸妈一人一边挽起我的手臂。他们的爱包围着我，就像以往所有时刻一样。

今晚只有我们三个。我弟弟布兰姆不能来参加缘定宴，因为他年纪太小，还没到十七岁。你能参加的第一场缘定宴总是你自己的。不过我就能参加布兰姆的缘定宴了，因为我是姐姐。我对自己微笑起来，想象着布兰姆的“缘”会是什么模样。七年之后我就知道了。

但今晚是属于我的夜晚。

我们这些将在今晚缔结“姻缘”的人很容易认出来：比其他入年纪都小，而且我们穿着美丽的晚礼服裙和定做的西服飘然来去，我们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们则穿着便装四处走动，我们在他们构成的背景中犹如繁花，明媚绽放。市政官员自豪地对我们微笑。进入圆形大厅的那一刻，我心潮澎湃。

泽安德对我挥手告别，穿过房间去了他的座位；除了他之外，我还看到另一个我认识的人，一个叫莉雅的女孩。她穿着一件明亮耀眼的红裙子。这是个好选择，因为她长得够美，出挑的衣服更能衬托她。不过她看起来有点忧虑，一直在扭着一只美丽的红色手镯，那是她的古董。在这里看到莉雅我有点惊讶，我本以为她会选择“独身”。

“瞧瞧这瓷器，”爸爸说，我们刚在晚宴桌边找到

自己的位置，“这让我想起我们去年找到的韦奇伍德<sup>①</sup>瓷器……”

妈妈看看我，有点儿不以为然地转了转眼珠。就算是在缘定宴这种场合，爸爸也不能不去注意这些东西。有一部分老城区正在被改造翻新，改建成公共用途的新区，爸爸在那里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对以前那个社会留下的遗迹进行筛选——那个社会其实也没那么久远。比如说，现在，他正在做一个特别有趣的重建项目：一所古老的图书馆。他要挑选出哪些东西是现在这个社会认定有价值的，哪些不是。

但没一会儿我又笑了，因为妈妈忍不住评论起鲜花来。她在植物园工作，这正好是她的专业领域。“噢，卡西娅！快看桌子中央的装饰花：那是百合！”她用力捏捏我的手。

“请就座，”讲台上的一位官员对我们说，“晚宴就要开始了。”

我们飞快地坐下，那场面颇有些喜感。虽然有人可能对优美的瓷器和鲜花满心倾慕，也有人对“姻缘”满怀憧憬，但我们都同样急不可耐地想大快朵颐。

“听说在晚宴上要缔结‘姻缘’的孩子们总是把晚餐给浪费掉了。”坐在我们对面一个看上去和蔼快活的男人说，一边对全桌人微笑，“他们太兴奋了，一口也吃不下。”这话不假，远远坐在桌子那一边的一个粉红色裙子的女孩就只是瞪着自己的盘子，什么也没碰。

不过我好像没这个问题。我不会狼吞虎咽，但我可以每

---

① 英国顶级瓷器品牌。——本书脚注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样都尝一下——烤蔬菜，香辣口味的肉，脆生生的青菜，奶油干酪，热乎乎的松软面包。菜肴就像一场舞蹈，宴会好比舞会。侍者以优雅的双手将盘子摆在我们面前，食物上装饰着香草和饰菜，就像我们一样盛装打扮。我们拿起洁白的餐巾、银色的刀叉、闪闪发光的高脚水晶杯，这些动作仿佛和着音乐的节拍。

晚餐快结束时，服务生给爸爸上了一块带鲜奶油的巧克力蛋糕，他高兴地笑了。“太棒了。”他悄声说，只有我和妈妈能听得到。

妈妈对他微微一笑，带点嘲弄；他伸出手来，捏了捏妈妈的手。

蛋糕一入口，我就理解了爸爸的热情。蛋糕口感醇厚浓郁而不腻人，纯正厚重的巧克力味十分可口。自从五个月以前寒假里的传统晚宴以来，这是我吃到的最美味的东西。我希望布兰姆也能吃到这个蛋糕，有那么一刻我甚至想把自己的蛋糕省下一点带给他。但我没办法把蛋糕带回去。我的粉盒装不下。就算妈妈同意把蛋糕藏到她的手包里，也会被压得乱七八糟。何况她不会同意的，她一向循规蹈矩。

我无法把它留到以后。要么现在，要么永不。

我刚把最后一块放到嘴里，主持人就说话了：“我们现在要宣布‘姻缘’了。”

我惊讶地咽下了蛋糕。那一秒钟，我感觉到一阵突如其来的气恼：我都没有机会好好品尝最后一口蛋糕。

“莉雅·艾蓓。”

莉雅站起来的时候，一个劲儿地扭她手上的镯子，等待

着大屏幕上出现的面孔。她很小心地低垂双手，这样，在某地的另一个市政厅，某个男孩看到她的时候，只会看到美丽的金发女孩，而不会看到她焦虑的双手，扭着、转着那只手镯。

我们等待自己的未来时，却如此紧抓着过去的碎片，这委实奇妙。

当然，“缘定”是有个系统控制安排的。全国各地的这些市政厅里，都坐满了人，“姻缘”宣布的顺序是按女孩姓氏的首字母顺序排列。我有点替男孩子感到遗憾，他们只能站着等其他市政厅里的女孩子接受他们为姻缘对象，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什么时候会被叫到。我姓瑞亚斯，所以我会排在中间偏后的位置——终章的序曲。

大屏幕上闪现出一个男孩子的面容，金发，很英俊。他在那边也看到屏幕上的莉雅，微笑起来。她也微笑了。“约瑟夫·彼德逊。”主持人宣布，“莉雅·艾蓓，你的姻缘对象是约瑟夫·彼德逊。”

宴会的女主持人给了莉雅一个小小的银盒子，屏幕上的约瑟夫·彼德逊也得到了一个。莉雅坐下之后，渴望地看着银盒子，好像恨不得马上打开。这不能怪她，盒子里有一张微型卡，关于她姻缘对象的全部背景信息都在里面。我们都会得到一个这样的盒子。晚些时候，这个盒子将用来放置缔结婚姻契约的戒指。

大屏幕切回默认的画面：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相互微笑着，背景是闪烁的灯光和穿着雪白制服的官员。社会国对缘定宴的时间安排设计得非常精确、效率奇高，但有时候

大屏幕还是会切回这个画面，意味着别的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得等着。这的确千头万绪——我是说“缘定”——而我想到了很久以前人们跳舞时那错综复杂的精巧舞步。而现在这场舞，只有社会国能为它设计舞蹈动作。

画面微微闪动，随即消失。

主持人叫出另一个名字，另一个女孩站了起来。

不久，缘定宴上越来越多的人拿到了小小的银盒。有些人把盒子放在自己面前雪白的桌布上，不过大多数人都小心地拿着盒子，不愿意让刚刚得到的未来离开自己的掌心。

我看到别的女孩没有一个穿绿色的裙子。我不介意。我喜欢这个主意——只一晚，我不想跟别人一样。

我等待着，一只手拿着粉盒，一只手握着妈妈的手。她的掌心出汗了。我第一次意识到，她和爸爸也很紧张。

“卡西娅·玛丽亚·瑞亚斯。”

到我了。

我站起来，松开妈妈的手，转向大屏幕。我感觉到心怦怦直跳，忍不住也想像莉雅那样扭自己的手，但我忍住了，静静地站着，下巴抬高，眼睛看着大屏幕。我看着，等着，下定决心：不管在社会国什么地方的市政厅里，我的姻缘对象在他那边的大屏幕上看到的女孩，应当是镇定自持、平静而可爱的，我所能表现出的卡西娅·玛丽亚·瑞亚斯最好的形象。

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站着，看着大屏幕。时间一秒一秒过去，我所能做的只是安静地站着，继续微笑。身边响起了窃窃私语。我用眼



角的余光看到妈妈的手动了动，好像想再拉起我的手，但随后又缩了回去。穿绿色裙子的女孩站着等待，心跳如鼓。

那是我。

大屏幕是黑的。一直是黑的。

那意味着只有一种可能。